

风铃文丛

珍

藏
向
往

柳
萌
著

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柳 萌

文 风
丛 铃

FENGLINGWENCONG

珍
藏
向
往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珍藏向往

柳萌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9.25 字数:206千字

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1892—4

I·1834 定价:14.50元

目 录

往事留痕

- | | | |
|----|---|--------|
| 1 | △ | 开始有梦 |
| 4 | △ | 总是难舍 |
| 7 | △ | 为往事干杯 |
| 11 | △ | 京包线上 |
| 16 | △ | 家的感觉 |
| 19 | △ | 家书的魅力 |
| 22 | △ | 母亲的钱盒 |
| 25 | △ | 远方来客 |
| 28 | △ | 风的怀念 |
| 33 | △ | 团结湖 |
| 37 | △ | 北大荒往事 |
| 43 | △ | 中学时代 |
| 48 | △ | 我的羊管胡同 |
| 52 | △ | 边城来去 |
| 56 | △ | 家乡的蟹餐 |
| 59 | △ | 寂寞的童年 |

心路浅述

目 录

- 81 △ 永远的月季
 ——致一位日本友人
- 86 △ 拒绝莫斯科
- 91 △ 短暂的春天
- 93 △ 感悟秋天
- 96 △ 雪天
- 100 △ 南湖夜泊
- 103 △ 股民的眼睛
- 106 △ 最怕写字
- 110 △ 珍藏向往
- 113 △ 微笑的大连
- 119 △ 城市的情绪
- 122 △ 穿着的喜忧
- 126 △ 得大自在
- 130 △ 等待回答

尘事印象

- 135 △ 蒙古商人
- 138 △ 油漆工
- 141 △ 花事

目 录

- 145 △ 球迷作家
149 △ 球迷的话
152 △ 友情的寻呼
155 △ 观老包“选美”
158 △ 西来的笔记本
161 △ 白洋淀纪行
165 △ “荒友”丁聪
169 △ 生前死后
173 △ 迟到的告别
178 △ 无法弥补的遗憾

文苑走笔

- 181 △ 谁卡拉谁OK
184 △ 工薪阶层又“吃香”
187 △ 报刊摊儿的是非
190 △ “吃”刊名及其他
193 △ 解救读书人
196 △ 无奈的评论家
199 △ 黄金有价书“无价”
202 △ 吹点清新的风

目 录

- 205 △ 研讨会的悲哀
208 △ 编辑家与“抄”家
210 △ 代人受过
213 △ 吉祥如意
215 △ 福在安康
218 △ 弱柳不禁风
221 △ 寿者养心
224 △ 从容地生活

世象漫话

- 227 △ 镀金的代表
230 △ 从“内助”到“外助”
233 △ 商家扑克牌
236 △ 赚钱要赚个踏实
239 △ 物业管理并非“无约”管理
242 △ 急性人别炒股
245 △ 价比岂止三家
248 △ 信誉是最好的品牌
251 △ 讨厌的上门销售
254 △ 诱骗的商战

目 录

- 257 △ 实话实说：难
- 260 △ 早餐没口福
- 264 △ 说脸
- 266 △ 头衔
-
- 268 △ 人生悟语
- 277 △ 后记

开始有梦

年轻的时候，生活里的滋味，什么都尝过。惟独没有尝过做梦的滋味儿。那会儿贪睡，沾枕头就着，白天的烦事愁事，全在睡眠中化解。有人真真假假地说梦，我还很奇怪，怎么我就不做梦呢？真有些羡慕和嫉妒。

在无梦的岁月里，打发走了青春时光，这以后的生活很不平顺，想什么都不可能实现。那就依然想做梦。谁知这人人会有的梦，在我依旧是个未知数。可见我的命也真够苦的，连个不依附

权势的梦，都不肯攀上我的眠床。在坎坷的环境里又过了许多年，各式各样的苦头吃了不少，渐渐地连做梦的向往都没有了。

那么现在，是不是有梦了呢？我的回答是肯定的。这会儿不仅是有梦，而且是无梦不成眠，几乎每天生活在梦境里。好像老天有意回报我，把过去本该零散的梦，积攒了许多年，一股脑儿地给了我。让我狠狠地过着做梦的瘾。

我做过的这些梦，有的比较轻松愉快，有的很尴尬无奈，有的短小精悍，有的悠长连续，简直是色彩斑斓，美不胜收。这时我真正地领悟到梦的美妙。有时醒来就瞎想，要是把这些做过的梦记录下来，再给予文字上的润饰，说不定篇篇都是佳作。可惜这些梦都长着腿生着翼，等我一觉醒来时，它们都悄悄地溜走了，留给我的只是些梦的余味儿。

诚然，这些梦绝不像说的都那么自在，更多的梦还是苦涩难耐的，有的甚至是充满浊气的噩梦，让我久久感到心情压抑。我想在梦中喊叫恐怕也是有的，不然同室的人不会说，你夜里说了不少的梦话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幸亏梦话不记录在案，否则难说会不会闹出事来。人们常说，“痴人说梦”，“简直是说梦话”，都含有否定的意思，这才给了梦中人以逍遥。由此说来，做梦还是不错的，无论是谁，都很平等。即使梦再折磨人，再影响休息，还是有梦的好。没有了梦，平凡人的生活，就很单调。

可是，这梦是怎么形成的呢？我至今不甚了了。没有读过说梦的书，更没有询问过科学家。老百姓的民间传说是，梦是心里想的事情，梦是经历过的事情，我倒心悦诚服地相信。因为我做过的许多梦，都是过去经历过的事情，梦中的人也大都是我的熟人，只是它们东拼西凑地串到了一起，犹如小说家笔下的故事。这样做起

来的梦，倒也有无尽的趣味，悲苦的事情有时会出现高兴的结局，权作生活的向往和希望，总不至让你在梦中也感到失意。

我开始有梦，已是好几年了。这会儿有谁谈论梦，再不光是只有听的份儿，我总要搭腔帮调说上几句，算是对梦的感悟吧！至于这梦还会做多久，是好梦多，是坏梦多，那我就不想多管了。反正有梦总比无梦好，起码会使生活多些变化。

总是难舍

迁居挪窝儿拾掇旧物，该留的留，该扔的扔，这已是不成文的规律。我搬家的时候也不例外。只是由于过去颠沛流离，成了家许久没有“家”，一直跟妻儿异地分居，我的家什衣物自然没有多少，无须像别人那样操心费力。搬家时真正让我分神的，除了近些年积攒下的几千册书，倒是经年存下的朋友们的信笺，很让我着实花了些工夫。

我这个人比较注重友谊，这跟我过去的坎坷经历有关。从二

十几岁起就走背运，不是被当作“专政对象”，就是被多年搁置赋闲，倘若没有一些真正的朋友，在我身处困境时伸出手来，很难想象我该怎样度过那些孤苦时光。正是这些相知多年的真正的朋友，用他们一封封质朴的信笺，向我诉说着人间的美好情感，我才会觉得生活依然有滋有味儿。这些或长或短的朋友们的信笺，常常读得我热泪盈眶，读了一遍还想再读，就这样渐渐地把它们留了下来。

其实，当初没有一点想保存这些信笺的意思。过去倒是有记日记和存信的习惯，后来在政治运动中这两件事让我吃过亏，打那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朋友们的来信读后就撕掉，日记更是不曾记过，只是偶尔记记“流水账”，生怕隔几年再来一次运动，闹不好给别人留下欲加之自己的“罪证”。但是，尽管如此，这些年还是留下了不少朋友们的信笺。这次搬家时本想彻底清理一下，把可留可不留的通通扔掉，掂量来掂量去还是没有扔掉多少。原因是这些信件大都有着明显的时代印痕，哪怕是只有几十个字的小纸条，都会引起我对那一段时间的生活回忆，更不要说这些信笺有着朋友们的真诚情感了。倘若是简单地把它们扔掉烧掉，对于我的生活也许不会有什么影响，说不定反而会在思想感情上少些沉重的负担。然而，我始终没有这么寡情，更没有这份魄力，这几年又改变了不存信的习惯。

世界上的文体倒很多，譬如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传记，等等，它们都是作者表达心声的方式，但是最真诚、最坦率的文体，我以为当属日记和信笺。只要作者当时未存心让更多人阅读，我想他总是要不加掩饰地流露自己的心迹，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更真切地感受他真实的思想。我现在保存下来的并不算多的朋友信笺，每次翻阅时都让我很动情，特别是在我生活不顺利的时候，朋友们这时候的来信，总让我有种寒冬的火、暑热的风的感

觉，消释了我内心不少的郁闷和苦恼。这些信笺使我实实在在地意识到，真正的朋友有时并不在你生活顺利时出现，常常是在你境遇不佳需要帮助时找到你，悄没声地跟你说上几句安慰话鼓励语。而这些话又恰恰是在这时候说出来，自然也就一辈子永远记住了。这正是我舍不得扔掉这些信笺的原因所在。

这次搬家整理这些信笺时，我就想，要是没有过去那些害人的政治运动，从朋友们寄来的第一封信笺保留下来，从恋人寄来的第一封情书收藏起来，就是没有伟人学者的“两地书”那般珍贵，但总还是我们凡人的生活记录，它折射出的那段历史，不是同样可以给人些启迪吗？然而这毕竟是我现在的美好愿望，有过因日记和信笺罹难的人都知道，那会儿惟恐避祸还来不及，哪里还敢有这样不实际的想法。我曾经有过几十本日记和几百封信笺，在过去政治运动中先后投入灶膛，当时也确实获得了精神上的轻松，而在政治生活正常以后却常常为之后悔。如今留下来的只是痛苦的回忆了。

那么，这会儿存留下来的朋友们的信笺，是不是还要收藏下去呢？依我的愿望，当然是这样。它们对我也许没有什么大的用处，只要能时时提醒我，在困难时曾得到过别人的关怀，我也就感到非常满足了。何况这些信笺，还留着历史的体温，我怎么能忍心扔掉呢？

为往事干杯

同桌的一位年长朋友，端着飘散芳香的酒杯，站起来跟我也是一起跟大家说：为我们共同拥有过的生活，为我们那些值得记忆的往事，干杯！

这回再也不好干干脆脆地拒绝了，我乖乖地站了起来，不安地端着快溢出来的一杯酒，在别人一饮而尽以后，我用嘴唇轻轻地抿了抿。朋友们都知道我从来不饮酒，这次能有这样的表示已属不易，大家用宽容的目光原谅了我的失礼。而这样一点儿浅尝

即止的酒，却使我的心像是被浓酒泡过了一般，浑身上下都已是醉意融融了。

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可能有辉煌的业绩，可能有艰难的境遇，可能有光荣，可能有屈辱，然而这一切都会转瞬即逝，再显赫的人物也要归于平淡，惟有那些牵肠挂肚的往事，永远会如丝如缕地萦绕在心头，想起来总是令人神往。这位朋友为我们共同的往事干杯，在我就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儿了，我怎么好谢绝朋友们的美意呢？更何况那些苦中带甜的往事，此刻又真真切切重现在我的眼前，即使为这些往事沉醉一回，那又何妨？

这次来这座内蒙边境小城集宁，三天里有过几次聚会，惟有这次更让我动心动情，甚至于幻想时光永远定格在此时此刻。

这天中午来聚会的朋友，绝大多数是我在《乌兰察布日报》的同事，正像这位祝酒的朋友所说的那样，我们曾在“文革”后期一起共事几年，在那样极其特殊的年月里，该有多少往事值得记忆啊！如今我们都已是六十左右岁的人了，有的已成了“三小”（喝点小酒、玩点儿小牌、抱抱小孙子）干部，有的已不再从事新闻工作，对于那段共同有过的生活，对于那些共同经历过的事情，怎么能没有一点儿缱绻之情呢？而这种人间最可珍贵的感情，仿佛只有用酒来表达，远比一切华丽的言词更为合适。

我的这位朋友的祝酒词，并不算怎样精彩，朴实得如同他手中的那杯酒，没有夺目的颜色，没有沁脾的香气，只有一眼望穿的纯净和浓郁。可是凭我对这位朋友的了解，他的这句朴实无华的祝酒词，同样也如同这杯酒的制造过程，是在他的心窖中酝酿以后说出来的，个中的滋味儿，我比别人更能咂摸得出来，这也正是我这次要破戒端起酒杯浅尝的原因所在。

那是“文革”动乱的后期，结束了“五七”干校的

劳动，我从五原县来到集宁。当时这座小城正在实行军管。按照干校的学员分配方案，原来打算让我去巴彦淖尔盟写作组，考虑巴盟距我在内地的妻儿太远，我便向校方提出“不管干什么工作，只希望沿京包线往东”的要求，校方出于同情，这才改变了让我去巴盟的打算。我来到乌兰察布盟首府集宁，军管会干部部的一位军官，经过与上司研究让我重操旧业，到《乌兰察布日报》文艺版当编辑。

一个摘帽“右派”，在正儿八经的报纸当正儿八经的编辑，在全国是不是绝无仅有，我没有跟任何人打听过，在我认识的当过编辑的摘帽“右派”中，我可以算是独一无二的人。当时听到这样的分配决定，连我自己都惊愕了，简直不知该怎样对待这突来的事情，我清楚地知道，报纸作为专政机构（当时有这种提法），是绝对不适合我去的，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，我不得不同这位军官争辩，结果并未如愿，我还是被分配到了《乌兰察布日报》社。

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迈进《乌兰察布日报》的大门以后，有好长时间担心人们怎样看待我。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年月里，对于像我当时那种身份的人，人们无论有怎样的态度，都是属于非常正常的情况，我完全可以理解和能够承受。可是我在《乌兰察布日报》社六年的时间时，得到的待遇完全出乎我的预料，大家没有半点儿歧视和刁难。就是在闲聊中我偶尔提及那个“右”字，朋友们都用别的话岔开，立刻说些轻松愉快的话题……

我离开这座边境小城，已经整整十八个年头，在这十八年的悠悠岁月里，集宁，从往日的萧条，走向今天的繁荣，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。留在我原来记忆中的集宁，远不如内地的一个县城，尽管它是相当专区的盟的所在地。我在集宁的那些年里，当时出于备战的考虑，